

【出版說明】

在文字出現以前，知識的傳遞方式主要就是語言，靠口耳相傳的方式記錄歷史與情感表達。人類的生活經歷、生命情感也依靠著「說故事」來「記錄」。是即人們口中常說的「傳說時代」。然而文字的出現讓「故事」不僅能夠分享，還能記錄，還能更好、更廣泛地保留、積累和傳承。

《史記》「紀傳體」這個體裁的出現，讓「信史」有了依託，讓「故事」有了新的準則；文詞精鍊，詞彙豐富，語言精切淺白；豐富的思想內容，不虛美、不隱惡。選擇人物一生中富有典型意義的事件，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，以對事件的細節描寫烘托人物的情感表現，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，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、愛好取捨。生動、雋永而又情味盎然。

「故事」中的人物和事件，從來就是人類的「熱門話題」。她是茶餘飯後的趣味談資，是小說家的鮮活素材，是政治學、人類學、社會學等取之無盡、用之不竭的研究依據和事實佐證。

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，人物眾多，事件繁複，神話傳說與歷史事實並存，正史與野史交錯互映，頭緒繁多，內容龐雜，可謂浩如煙海、精彩紛呈，展現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。讓「故事」的題材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如何呈現，怎樣傳承，使之重光，無疑成為《應！有趣的故事》出版的緣起與意義。

《應！有趣的故事》秉持典籍史料所承載的歷史精神，力圖反映歷史的精彩與真實。深入淺出的文字使「故事」更為生動，更為德德善誘、發人深思。

《應！有趣的故事》以蘊含了或高亢激昂或哀婉悲痛的歷史現場，以對古往今來無數光賢英烈的思想、事蹟和他們事業成就的鲜活呈現，於協助讀者不斷豐富歷史視域和深度思考的同時，不斷獲得人生啟迪和現實思考、並從中汲取力量，豐富精神世界，在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和彰顯時代精神的大道上，殺馬精進，不斷提升。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號半山，撫州臨川（今江西撫州）人。慶曆二年（一〇四二年），年輕的王安石進士及第。他抱著做一番事業的決心，不求仕途騰達，卻期望將自己的政治才能發揮到地方州縣，就此積累經驗。於是他主動放棄京官之職，在出任淮南判官後，又主動要求外放到偏遠的地區，歷任鄆縣知縣、舒州通判等職，在這些地方，他逐步實踐了自己的政治構想，政績顯著，為百姓所稱道。

之後，王安石被朝廷委任為提點刑獄等職務，工作上也卓有成效，政聲遠播。宋神宗繼位後，王安石得到重用，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——熙寧變法。在宋神宗渴望國強兵、中興宋朝的情形下，他的變法方案得以推行。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年），王安石任參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全面主持和推行變法，包括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稅法、農田水利法、市易法、均輸法等。

然而，朝野上下的守舊派，有不少的反對聲音，新法在推行時遭到了質疑和抵制。在以曹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反對下，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年），王安石被罷相；一年後，被宋神宗再次起用，但在呂惠卿等人的干攪下，旋又罷相，退居江寧。神宗去世後，保守派重新得勢，新法被全面廢止，王安石看盡繁華落盡後之下，病逝於鍾山，追贈太傅。在文學上，王安石也成就極高，他的散文論據嚴密，峻切精悍，具有強烈的邏輯力與實用取向，說服力高，是政論文典範，名列「唐宋八大家」當之無愧；他的詩歌含蓄深沉、嫻於典故，在北宋詩壇獨具一格，自成一派，世稱「王荊公體」。其詞作雖然不多，但也有〈桂枝香〉等名作傳世。

無論是在宋代政壇還是宋代文壇，王安石無疑都是一個重量級的人物。他所主導的熙寧變法，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變法圖強的事件之一，雖然新法在推行中也出現了一些失誤，而且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最終歸於失敗，然而，王安石不畏天變、不法祖先、不恤人言的變革創新精神，還是非常值得我們尊敬的。王安石這個名字，也必將光耀史冊，在歷史的天幕中熠熠生輝。

目錄

出版說明

導讀

猶郎出世——少年意氣強不羈	0 0 8
名動京城——託名華樣有新詩	0 1 7
興利鄞縣——春臨海車望秋實	0 2 6
拆洗介甫——我生懶宰更疏放	0 3 7
官場浮沉——千里錄來倦臣身	0 4 3
入閣秉樞——日記君臣口舌爭	0 5 5
熙寧變法——纔把新桃換舊符	0 7 5
天變人懼——氣力但為憂動衰	0 9 2

兩度罷相——誰似浮雲和蓬瀛	1 1 0
錄老鐘山——前把相對坐終日	1 2 2
王安石生平簡表	1 3 6

權郎出世——少年意氣強不羈

一

宋仁宗明道二年（一〇三三年），一隻順風滿帆的江船正沿著鹽江北上，時值暮春，兩岸雜花生樹，百鳥啼啭，青山隱隱，舟行景移，如展開一幅巧奪天工的巨幅圖畫。

船頭上坐著一個十來歲的少年，他對周邊的美景視若不見，只是抱書誦讀，琅琅有聲。

這是十三歲的王安石，因為祖父去世，他隨父兄一起從廬東韶州回江西臨川奔喪。眼見天色將暮，父親王益走過來輕拍了一下他的後背，說道：「安石，回船吃飯了，讀了一天書，也不嫌累？」

王安石意猶未盡地收起書本，來到船中，只見大哥王安仁和二哥王安道正在分題吟詩，見他進來，大哥王安仁就問道：「安石，父親經常說你有七步成詩之才，也來和我們一起吟詩吧。」

見王安石只是笑而不語，二哥王安道嘆道：「怎麼，難道是你怕了不成？」

這一下激起了王安石的傲氣，他見小弟王安國正伸手要換掉燃得只剩半寸高的殘燭，當下神態自若說道：「請兄長出題，安石必在此燭燃盡之前吟成，若不然，可罰我抄書十冊。」

父親王益性子極好，見孩子們以詩文為戲，當下也不多言，只是捻鬚微笑。

王安道卻說：「抄書十冊？這事罰別人倒是可以，但安石你卻不同，你一向以讀書寫字為樂，罰你抄書，恐怕是正中下懷啊。」

王安仁也笑著說：「我前天剛讀了一則叫『罰人吃肉』的故事，說唐朝有個叫李載仁的糊塗官，最討厭吃豬肉。有一天，手下有兩個僕人打架，他十分惱火，於是讓人取來豬肉、大餅，罰這兩個人吃，一面還狠狠地說：『以後如敢再犯，豬肉裏還要多多放油！』」

講完此事，大家都是哄然大笑，連王安石也不禁莞爾。

這時王益說道：「那就罰安石洗衣滌掃，在這舟中充十日之役。」

兄弟們起哄叫好。王益卻接著說道：「雨等且莫先歡喜，如若安石吟出詩章來，那這十日之役，就歸你們分擔。」

幾個兄弟一聽，當下都噤口不言，小弟王安國說道：「是大哥、二哥他們起的頭，我可沒參與，不關我的事。」

卻聽二哥王安道駁道：「你沒參與？剛才叫好時，你跳著腳喊，喊得最起勁，這可跑不了你。別怕，你看咱們一拖延，這蠟燭眼兒就燒沒了。」

這一下提醒了王安石，他急忙問道：「那兄長剛才所吟的是何題目？」

王安仁性子方正，也不故意拖延，當下說道：「我們剛才吟的詩題是歲暮三友，松、竹剛才都吟過，剩下的梅，你來題詠吧。」

眼看那殘燭之焰，搖搖晃晃即將燃盡，小弟王安國突然靈機一動，他悄悄將船上的帳幕揭開一道口子，只見一陣江風急吹入船，那半寸殘燭一下子就滅了。

眾人愕然，王安國正想開口說蠟燭已滅，王安石輸了，卻聽王安石朗聲說道：「父親，二位兄長，詩已經有了。」

春半花殘發，多應不奈寒。

北人初未識，渾作杏花看。

聽王安石吟出這四句，大哥王安仁首先歎道：「三弟真是奇才，寥寥二十字，勝我等千言百句，我們剛才每人寫了一首排律，如今看來，和你這首一比，簡直是池窪比於滄海，螢火見於日月。」說罷，他伸手將剛寫的兩首詩作揉成一團。

王安石忙說道：「兄長過謙了，安石只是偶得佳句罷了，況且吟風弄月之事，於天下蒼生無補，我等讀書報國，當以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為務，詩詞亦末事矣！」

父親王益一聽，讚道：「你倒是說說，如何讀書報國？」

王安石侃侃而談：「讀書在於明理，在於致用。如果死讀書，做一個四腳書獃，於國於民何用？讀書做古，為的是造福萬民，匡扶社稷。依我看，有些古員空言誤國，尸位素餐，實為竊祿之賊。」

王益聽來，頗有些驚訝，這孩子只有十三歲，怎麼就悟出這麼多的道理，比有些大人還明白。他不禁回想起十三年前，王安石出生的那一日。

二

宋真宗天禧五年（一〇二一年），王益正在江西臨江做一名判官，這一日，北風忽

起，陰雲密布，天氣驟寒。而禮娶的妻子吳氏懷胎十月，即將臨盆。

王益忙命人生起炭火，又將本地最有名的穩婆請來，聊知吳氏從早上就腹痛，一直到晚間，還沒有將嬰兒生下來。王益急得額頭冒汗，連服穩婆的藥劑，買了黃表紙和楮錢（祭祀時所焚燒的紙錢）在「送子觀音」和「註生娘娘」的像前燒化，但還是無濟於事。

穩婆見他焦急，當下勸道：「夫人是頭一胎，難產也是常有的事，老爺不必過於焦急。」

王益追問道：「果真無事嗎？怎麼我前妻徐氏那時候生產卻沒有這樣難？」

穩婆答道：「婦人生產，不要說人人不同，每一胎也不一樣，俗話說：『生產沒有慣家』，就是說女人不管生第幾胎，也難免會遇到難產的情況，這不是木匠、瓦匠做活，做多了就熟練。每次生孩子，就是過一道鬼門關，全靠個人運氣，我們家鄉有句話叫『有福吃雞公，沒福還泥洞』。」

聽了穩婆這番話，王益更加驚惶不安，但穩婆隨即把他趕了出去，說：「老爺在前廳等一會兒吧，有陽氣衝撞，孩子也不容易出世。」

王益無奈，只好走出內室的房門。他在前廳桌上假寐了一小會兒，就走到庭院裏踱

步，突然見草叢中一陣響動，一團白影蹿了出來，王益定睛一看，似乎是一隻白貓，只見牠倏然躍起，就從西側的窗戶跳入了內室。王益大驚，忙往裏走，刚到內室門口，就聽見一陣酒亮的嬰兒啼哭聲。一個僕婦跑出來，差點和王益撞了個滿懷，她氣喘吁吁地說：「老爺，夫人生了，是個小子，大胖小子！」

王益心中大喜，問道：「夫人可好？」

僕婦答道：「夫人沒事，母子平安。」

王益遠遠衝進了內室，又問道：「那隻白貓呢？」

吳夫人和穩婆都摸不着頭腦，穩婆奇道：「什麼白貓？老爺敢情是看花了眼吧？」她一邊說着，一邊將襁褓中的嬰兒遞到王益手中。

王益端詳着手中的嬰兒，只見他生得十分可愛，此時已停止了啼哭，他恍然笑道：「小傢伙，難道你就是那隻白貓投生嗎？也算是個異人了，將來必有一番作為。」

吳夫人笑道：「夫君給孩兒取個名字吧。」

王益略加思索，當下說道：「安石不出，奈蒼生何？」（謝安不出來主持國家大事，老百姓可怎麼辦呢？）東晉謝安石，是有名的賢相，我家這個貓郎，就叫王安石吧！」

三

晚飯之後，幾位兄長和小弟都精疲力竭，王安石卻獨自走上船頭，把白天讀過的書再默誦一遍。

王益走上船頭，給瘦弱的王安石披上一件衣服，然後說道：「吾兒讀書不要太辛苦，看你廢寢忘食，這身體也要在重一些啊！」

王安石答道：「父親勿憂，孩兒讀起書來，如飲甘飴，愈讀愈是精神旺盛，一點兒也不累。」

王益撫了摸他的頭，以示嘉勉，然後抬頭望著空中的皎皎月輪，說道：「我們王家本是大原人，但不知何年何故，遷到這江西臨川，如今也有幾百年了吧，你的叔祖父進士及第，官至尚書省的主客郎中，可謂是光耀門楣了。為父也在二十二歲那年中了進士，只是這些年來一直屈居下僚，不能將報國之志盡情施展啊！」

王安石望著父親兩鬢有些斑白的頭髮，想到父親這幾年來身體一直不好，經常咳嗽中帶出血絲，不禁慨然說道：「父親放心，孩兒一定不負期望，力爭金榜題名，做一個為國效力，光大咱們王家的好兒郎！」

王益點頭，又問道：「你口中默念的，是哪本書的哪一章啊？」

王安石答道：「孩兒今天下午一直讀的是司馬遷《史記》中的〈貨殖列傳〉。」

王益有點好奇，問道：「科舉考試主要是考經書，我兒博覽群書，當然也是好事，但不要再荒廢了科業。」

王安石答道：「父親放心，那些經書我也經常溫習的，不過我私下覺得，只考經書，其實弊端很大。我覺得治國的基礎在於理財，管子曾說過『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』，像我大宋雖然地域廣大，物產極豐，但是四方百姓卻依然窮困潦倒，有的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為匪為盜。我常常想，正是執政者不通世務、不擅理財而致。我看〈貨殖列傳〉中，計然教越王的計策中說：『實上極則反賤，賤下極則反貴。貴出如糞土，賤取如珠玉。財幣欲其行如流水。』真是至理名言！大家都知道越王吞吳，范蠡功高，但計然的富國之策，又豈能忽視？有些文人自命清高，恥於談論商賈之事，其實大謬不然，就像我們在詔州見到的眾多柑橋，如果能大量販運到中原，豈不兩地獲利？但路上卻關卡眾多，賦稅極重，令百姓畏懼，不敢長途販賣。詔州的柑橋大量爛掉，中原地區的柑橋出奇的貴，這不是白白損耗財富嗎？我將來若執掌大權，必建議朝廷成立一個機構，

專門四處販賤鬻貴，既便民，又利國。」

王益見年方十三歲的小安石竟然有此等見解，不禁暗暗點頭，但又覺得少年錢瑛之氣太盛，當下說道：「你這番見解雖然言之在理，不過不要隨口在長輩面前亂說，尤其不可說商賈之輩不比那些精神宿儒們差，這樣他們會不高興的。」

王安石卻圓睜雙眼，不為所動，他堅持說：「父親不是經常教導孩兒要明辨是非嗎？長輩需要尊重，但不能因遷就他們而混淆是非。我覺得，萬物捨不過一個理字，如果有理，就算是砍柴放牧的鄉農說的也要遵從，如果沒理，就算是周公孔聖的言語，也不能信從。」

王益深知這孩子別的都好，就是這犍牛般的脾氣，實在是訓不過來，索性不再強迫他，指著遠處的燈火說道：「看，臨川城的燈火已經遠遠在望了，明天一早，我們就回到老家了。安石，這是你第一次回到我們王家祖地。」

王安石望著遠方依稀的城樓燈火，點了點頭，心中默默地下了決心：「一定要金榜題名，衣錦而歸，不辱祖宗！」

其時，好風如水，明月如霜。

名動京城——託名華榜有新詩

慶曆二年（一〇四二年），二十二歲的王安石從江寧府（今南京）乘船遠赴汴梁（今河南開封）應試。此時春風駘蕩，煦暖怡人，王安石卻獨立船頭，眉頭緊鎖，一點兒也興奮不起來。

對於應試，王安石早已做好了十足的功夫，他酷愛讀書，經史子集幾乎爛熟於心，就算考官再怎么出刁鑽古怪的難題，他也自信有把握答出來。

然而，此時他想到了三年前去世的父親。王益在建康府通判任上患了急病，竟然一臥不起，溘然長逝。臨終前，父親已氣若游絲，說不出話來，他只是握著王安石的手，用期許的目光看著他，眼神中充滿了期待和勉勵之意。

想到此處，王安石不禁心中大慟，即便是他能金榜題名，高中魁首，父親也無法親眼看見這一切了。

來到汴梁城門口，他就見到老朋友曾鞏正在絕首等候。

曾鞏也是江西人，和王安石是同鄉，略長他兩歲。他們都是文采出眾的少年英雄，自然是一見如故，彼此惺惺相惜。

曾鞏將王安石迎到客棧，洗面更衣，吃罷酒飯後，說道：「介甫，聞來無事，不如小弈一局，以解寂寞。」

當下擺上楸木棋盤和黑白兩色的石管棋子，二人就手談起來。只見王安石落子如飛，佈局草率，曾鞏卻是謹慎穩重，深得棋理。眼看王安石的黑子狼狽交乘，已經是瀕不成軍，卻見他把棋樣一拂，黑白兩色的棋子亂成一團，叫道：「認輸認輸！不下了！」

曾鞏笑道：「介甫，你這樣可不太好啊，棋品不佳！」

王安石笑道：「弈棋本為愉悅心性，若是苦苦思索，大耗精神，豈不是本末倒置了？這盤棋贏了又如何，輸了又如何？」

說罷，王安石隨口吟了一首詩：

笑將戲事擬真情，且可隨緣道我贏。

孰處兩奩分黑白，一枰何處有虧成。

曾鞏也笑道：「介甫不喜弈棋，那麼我們還是溫溫習習文吧？」王安石道：「剛才棋輸給了子回（曾鞏字子回）兄，賭書寫文我可不會再輸。請子回兄出題吧！」

曾鞏說：「我那日聽太學中有人爭辯孔夫子和堯舜誰更加賢明。這可有些難講，不如我們寫篇文章闡明一下？」

王安石點頭同意，當下兩人奮筆寫文，大約一盞茶工夫，王安石就欣然擱筆，曾鞏卻才寫了個開頭。曾鞏拿過去一看，只見這篇《夫子賢於堯舜》寫得神采飛揚，有連有據，不禁驚前叫好，當下將自己那篇稿子揉成一團，說道：「珠玉在前，何需礫石。你這篇文章真好，明日我拿給我的恩師歐陽修大人看看。」

歐陽修當時已是朝廷重臣，文壇元老，詩文盛名滿播天下。他看了王安石的文章之後，當下讚道：「此子才華橫溢，文章法度嚴謹，立論新奇，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後起之秀。」

說罷，他取了一隻玉桿長羊毫，在紙上寫道：「翰林風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憐心尚在，後來誰與子爭先。」

曾鞏見了，心下大喜，忙將此詩拿了，回去對王安石興奮地說：「大喜啊，介甫。歐陽公竟然對你如此青睞，你看，他在詩裏把你比作李白、韓愈。歐陽公經常主持科考，